

老城缀珠 序

为北海老城“谱曲”的人

阮直

城市是由建筑构成的，建筑是土地平面上高耸起来之后又凝固的音符，不过它不跳跃、不流淌，但它永恒的符号一样有优美旋律、有起伏节奏。

在北海，你要看新城就顺着马路走，你要看老城，读周德叶的文章。这不是名家名言，是老夫阮直的语录，别看当下不流行，今后也不流行，但我坚信它没错。

1993年我从内蒙古到了北海，在《北海日报》社文部做编辑，翻阅旧报，想了解一下这个城市的今昔，于是便在周德叶的作品面前注目了。周德叶关于北海老城史话方面的作品几乎都发在我们社文部的版面上。读周德叶的作品我知道了北海的历史文物，读周德叶的作品我看到了北海的历史建筑，读周德叶的作品我知道北海一条条老街小巷里的温度。

一周后，我与周德叶相识了。先生话不多，但文质彬彬，谦和斯文，有我眼中学者的范儿，我对先生也肃然起敬，因为见他之前就拜读了他那么多的佳作，为我当好北海新公民，做了一次穿越辽远、深邃城市历史的导航。

时过不久，他的作品由我来做责任编辑，这更便于我与先生的沟通。偶尔他也邀我到他工作的文物管理所去聊天、喝茶。文物管理所当时暂借普度震宫办公，那里安静肃雅，无凡尘俗事之扰，有清茶一杯对饮，不是君子之交，不会在这里约会。1993年的北海，是全国房地产大开发最热闹的城市，公司林立，大款云集，人们说的是地皮，论的是楼盘，攀附的是高官，傍的是大款。可在闹市的一隅，还窝藏着一对两袖清风，坐而论道的“书生”，虽没意气风发，可也是其喜洋洋者矣。

周德叶先生早年在广州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学的是大提琴演奏专业。毕业后先生在海南岛和北海市从事文艺和音乐教育工作二十二年。后来一个偶然的机遇，改行做起了文物保护工作。

没想到人生有时换一首曲子更精彩，让所学的专业成为业余，让从没涉猎过的学问成为专业，周德叶就完成了这样的角色转换。你别说，这个华丽的转身还真成功了。周德叶从1986年开始做文物工作，就爱上了老城北海历史上留下来的一砖一瓦，这砖砖瓦瓦就像他乐谱上的蝌蚪符号，每一块儿都是美妙的音符，每一个都灵动着神秘的传说。周德叶开始用他的脚步丈量着北海这块土地上的史话，从古里寨到沙脊街，从三婆庙到普度震宫，从西洋建筑到骑楼老街，周德叶追问着历史的源头。他是行者，他更是学者，他在行走中采访，他在采访中思想，他让那一段段尘封的往事鲜活，他让那一座座蒙尘的建筑闪亮。周德叶的文字让北海人找到了文化的自信，周德叶的文

字让北海的历史文化得以传承。从1991年开始，周德叶采写关于北海历史、文物、建筑、民风、民俗的文字足有80万字，大部分都得以发表。这些文字于周德叶也许就是他署名的作品，可是时过境迁之后，周德叶这些作品价值依旧，竟成了后来专家、学者们研究北海历史、考证北海文物的文本佐证和引起一些新闻媒体的注意。2002年，《北京晚报》曾组织采访组到北海专程采访了周德叶，并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发了北海老城的近代建筑，以及他在文物保护方面作出的贡献。这是先生始料未及的。既然还有了这样的意义，就等于给周德叶输入了正能量。

都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可与周德叶相悖，周德叶是种瓜得豆了。自从他人人生换了一首曲子之后，他也觉得打开了嘹亮的歌喉，舞台上无论作为大提琴的伴奏员，还是作为一首首乐曲的指挥，周德叶都是在演奏别人的乐曲。如今别看他就一个人、一支笔，可他排兵布阵的中国汉字组成的千军万马那是一个团、一个师的合成。他调遣着他们，让每个汉字承载着他北海历史、文化的挚爱，寄托着他北海未来的希望。于是，由一篇一篇的文章合成了一部部的著作，周德叶用自己人生中途的折返跑给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谱上了能吟能诵的乐曲。从《老城史话》到《老城旧事》，再到这部《老城缀珠》，短短的7年，周德叶以一个文化学者探索、求真、唯实、唯美的精神完成了这三部著作。这是他用生命与灵魂孕育出的北海历史文化的婴孩。

如今已经73岁的他曾对我说：北海的历史文化、风土民俗是一座金矿，凭我这老迈的钁头挖掘的不过是星星点点，好在如今热爱北海历史文化的人不少，我看到那么多的专家、学者把眼睛都盯在了北海历史文化的这座金山上，我就欣慰了。万人传颂的曲子才是经典，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让北海的历史与文化被更多的人“高歌”。以至于周德叶退休之后，腿脚不停不歇，笔头不挂不封，不求功名不问利禄，一门心思写春秋。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用文字为老城“谱曲”的人。

2013年11月12日

阮直：《北海晚报》副总编辑，北海文联副主席、《北部湾文学》执行主编、广西散文创作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协会员。被《杂文选刊》评为“中国当代杂文30家”。出版杂文集《美的反弹》、《美的突破》、《美的颠覆》、《中国杂文·阮直集》、《思想坯胎》等多部著作。